

商战

长·篇·小·说

沙三郎◎著

一部被商界精英奉为圭臬的实战教材
商者，诡道也



大众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商战

沙三郎◎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1247.5
506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战 / 沙三郎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80171 - 484 - 8

I. 商… II. 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8402 号

书 名: 商战

作 者: 沙三郎

责任编辑: 杜丽萍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6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刷厂联系。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孤魂野鬼 001

第二章 江控风波 005

第三章 男儿泪 019

第四章 锦德山庄 045

第五章 红丹庄 063

第六章 拯救兆乐门 085

第七章 赌徒老三 103

第八章 乡居七日 129

第九章 南都迷雾 145

第十章 “B”计划 167

第十一章 唐鼎“妙计” 195

第十二章 救星驾到 219

第十三章 盛宴狂欢 243

第十四章 杀出一条血路 259

第十五章 嗜血的黄雀 281

第十六章 尖峰对决 305

第十七章 大结局 327

跋 335

第一章 孤魂野鬼

一切仿佛就像是在昨天。

我希望他看得见我，我有满肚子话要跟他说，还有很多事情要马上去做。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



恍惚间，我就来到了一座寂静的山坳。

山坳平缓的一侧，隐隐约约透着点光，一幢两层高的老房子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仔细看了半天，终于记起来了：这是陶明的老家。

这幢老房子是陶明的祖业。山坳里的住户本来就很少，这些年差不多都搬迁一空了，四处空荡荡的，只有三幢旧屋还孤独地矗立在那里。

陶明特意保留着这幢房子。每当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就哪儿也不去，独自一人躲在这里，或是打斋诵经，或是冥思苦想，或是放浪形骸。

等心情稍稍平静之后，陶明这才飘然离去，重新杀进那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生意场。

陶明带我来过这里。

我记得今年在争夺兆乐门失手之后，我和陶明就是在这里一块儿度过的。

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和陶明讲述过我的那个 N. T. Town 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当过几天 N. T. Town 的公民。

我还记得，这里曾经有一对天使一般的女孩，和我们一块儿度过。

一切仿佛就像是在昨天。

我进了门，再朝卧室走去，就看见陶明蒙着被子，和衣斜躺在床上，鼾声如雷。

现在是凌晨两点左右。山坳静极。两华里以外都能听见陶明的鼾声。

窗台上原本藏着一只野山猫，它突然醒来，惊叫着，一路狂奔逸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我微微一笑。

床尾的一侧摆着一只布凳子，我径直朝那儿走去，一屁股便端坐了上去。

这里正对着陶明。我坐在布凳子上，盯着他看，不发出一丝声响。

我原本就想这么静静地等待陶明醒来，再和他商谈一些事情。偏偏这时，我的心情却突然变得非常杂乱，非常狂躁。

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焦躁不安。

我摸了摸身上，却连一个烟屁股也找不到。算了，还是就这么枯坐着先闭目养养神吧。

陶明一时半会是醒不来的。这家伙不睡则已，一睡就雷打不动。

我平静下来之后，慢慢开始把前前后后的事情梳理一下。

我也觉得很奇怪，好端端的怎么就会突然跑到这个地方？

我记得，大约五分钟前，我还在距离这里二百多公里远的筱峰山上，怎么就突然跑到了陶明的祖屋来了？

我还记得，在来这里之前，我打量了几眼一副血肉模糊的躯壳。这皮囊早已没有了人形，根本就分辨不出来这人到底是谁。

我努力回想，终于想起来了：这副皮囊就是我，而我已经飘出了皮囊之外。

我已经死了，死得也太狼狈，连一具像样的躯壳都保存不下来。

一具血肉模糊的躯壳，被丢弃在这样一个鸟不拉屎、人迹罕至的地方，没过多长时间，它就算不被兽类作践，也很快会烂入尘土之中，根本不会有人察觉得到。

孤魂野鬼啊！

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呜咽起来。

过去的一幕幕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我面前像走马灯似的转个不停：

锦德山庄，银行，那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钞票，“哑女”——我的女人，林哲，彭羽，还有那一大帮我曾经打过交道的和没有打过交道的人。

这些是多么清晰啊！就像是站在我面前，我伸一下手可以触摸得到！

.....

不知不觉中，陶明已经睡足起床了。

他趿着鞋，慢悠悠地朝客厅走去。

他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

我还端坐在布凳子上望着他，一脸带笑。

我希望他看得见我，我有满肚子话要跟他说，还有很多事情要马上去做。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

第二章 江控风波

陶明开始向我游近。我原本惬意、平静的生活，开始被搅得乱七八糟。

有时候，我很羡慕有些锦衣玉食的国企人，他们似乎注定不用像我们这么拼命，在生意场上却总能占尽上风，永远处在食物链最高端的位置。

凭我的感觉，这个陶明的怨气可不小啊！他给你提供这么机密的内部材料，肯定是精心准备过的。这些人做事都不会是没有目的的。

企业明争暗斗几乎天天都有，比“无间道”还要“无间道”。

我知道，这其中有很多事情都是陶明折腾出来的。他借着媒体的报道，趁机兴风作浪。

我慢慢贴近陶明，寻找最恰当的机会，让他自己乐意主动提供江控集团内部的资源给我，以让我坐收一劳永逸之效。

1

我和陶明的故事，开始于一年前夏天的一个晚上。

我的一位多年交往的朋友，报社记者小王，死缠着我，非要我帮他弄清楚江
东省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江控集团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 Out，简称
MBO）的问题不可。此事当时正闹得满城风雨。

我对这件事也有耳闻，但并不认为它是一件什么大事。心想，这天底下真值得关注的东西还多着呢，纠缠于这种破事值得吗？

我是商人。按我的理解，企业可以按这种方式运作，也可以照着那样的路来走。除非身在其中，利益攸关，方知要害所在。“围城”之外的人，毫无切肤之痛，邻猫生子，又干卿底事？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人谈到这件事情，就非常夸张地说：

“哇！几百个亿啊！够那些人喝上一壶了！”

我揶揄地说：

“有本事你也凑上去喝上一小口！别净看着人家眼馋。人家容易吗？”

眼下这位特别好热闹的小王，非要拿着这件事，像影子似的缠着我，不管我怎么躲，也躲不了。

小王平时没少帮我的忙。我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是应付一下他吧。

我对江控集团的印象不是很深，平时没真正打过交道，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跟小王说出个道道来。

研究企业先于接触企业。这是我养成的一个习惯。我对自己不熟悉的企业，经常想尽办法先大致理清清楚它，然后再去接触它。

江控集团是一家上市公司，有公开披露的材料，只要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就可以看到一大堆相关的财报和公告了。

我上去一看，傻眼了。那么多的东西怎么看啊？

小王说，不急，先帮忙看看能不能从中发现一些线索。

我笑话小王是外行，太天真。人家那么大的一个集团企业，能随随便便从这些公开的材料中就让你真看出名堂来？更何况每家企业都有内账和外账，就算外账能看懂，你也还是隔靴挠痒！

就算监管当局天天祭着洪七公的“打狗棒”，双目如炬，严加看管，该犯的毛病还是少不了。一些上市公司的账簿经过那么多“高人”一遍又一遍地“洗”，又岂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弄得清楚的？这需要积累很多旁证，反复推敲，才有可能找到露出破绽的地方，然后顺藤摸瓜，也许还真能发现到一些关键的问题。而这些关键的旁证，通常是要靠企业内部可靠的人士帮忙才能弄得到的。

“就算找到这样的内部人，弄到像样的内部材料，你也不敢随随便便写成文章啊！弄不好是要惹上大麻烦的！”

我对小王直言相告，是想打消他的念头，也省得让我烦心。

偏偏他一听，根本不理睬我这一套，非要逼我挖出内部人不可。

小王说，现在很多媒体同行都在紧盯着这个话题不放，他很想抢到第一手资料，这对他和报社都有好处。

看小王一副霸王硬上弓的架势，我要是不帮他的这个忙，他是绝对不会让我睡上安稳觉的。

我硬着头皮答应了。

绕了很多弯，这个内部人好不容易才找到。

陶明开始向我游近。我原本惬意、平静的生活，开始被搅得乱七八糟。

有人透露：陶明是对这家国企最有话语权的内部人。他担任过江控集团下属的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一年零三个月，听说曾经被提名为江控集团董事副总经理，但后来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那人又说：

“陶明好像已经不在江控，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但手机应该是不会换的。”

说实在的，我对江控集团，比对其他东西更有兴趣。

这家大型国企，总部就在江南省省城南都市的老工业区，总资产据说有三百多个亿。集团有很多品牌在市场上还比较走俏，处在一线的位置。

如果有机会随便抓到它的一个小项目，都够我吃喝玩乐好一阵了。能有机会和陶明聊聊江控，也许可以帮我找到切进江控的路子。

一想到这些，我顿时变得比小王还要积极。

我顺着线索，鬼使神差地拨通了陶明的手机。

电话另一头很快传来了一个男子绵软的声音。

我把事由大致说了一下，提出见面的请求。

“那好吧。你定个地方，我准时到。”

陶明在沉默一阵之后，总算答应我了。

其实他也明白，这种事光在电话里说是没办法说得清楚的，非要见面交谈不可。要是他爽快，到时可能还会带上一些白纸黑字的材料。果真如此，那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见面的地点，我安排在南都市中心一个叫云圃的地方。

我喜欢这个地方。

南都这座城市吵得很，几乎放不下一张安静的饭桌。云圃却是例外。

云圃的四周，车水马龙，喧闹异常，但在里头，却是出奇的幽静。

天然长成的高大树木，密不透风，把噪音挡在了外面。水榭、亭台起伏在一大片树木、水塘之中。一年四季，都可以听到鸟语、虫鸣、蛙叫之声。在冬天虽然听不到这些，但也有叶落、风拂之音。

云圃内，有一个地方是私密幽会的绝佳场所。

那里有十多个亭子，全被设计成高级包厢。亭子的四周围上层层红纱，晚上掌灯之时，便可以看到那透着一派朦胧暧昧的红艳包厢里总有对对“鸳鸯”。

我预订了一个包厢。

我和小王先到。他一进来，就咋咋呼呼，直嚷来错了地方。

我说：

“我们是来谈事的，又不是来偷情的。有何不可？真是少见多怪！”

陶明知道这个地方，还说他也很喜欢，赞我安排得好。

我直觉，这个人和我有那么点投缘。

当晚，我、陶明、小王，三人团坐，边喝茶，边聊天。

陶明进到包厢的时候，满脸含笑，慢悠悠地进来，缓缓地坐下。

我打量着陶明。中等个头，微胖，圆脸，肤色白皙，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他的手绵软得很，掌心温厚。

日子过得不错呀。我心想。

我和国有企业打过很多交道。在还没见到陶明之前，心里头早已把他的大致模样勾画出个七七八八。

按电话里的声音，我估计他也就三十五六岁。见了面，又觉得他好像是三十刚出头。

一序齿，他说已经四十有三了。这还真吓了我一跳：这人真是保养有方呢！

面对陶明，我有点自惭形秽。我比陶明小六岁，但看起来要比他老。

我是闽人，长在海边，风吹日晒，肤色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闽人，极少是靠祖上基业发达的，多是白手打拼起家。我走南闯北近二十年，风风雨雨经历得多，大起大落不知道有多少回，好不容易才露出水面，上岸透了口气。

最近几年，因为手上积攒了一些足够养老的钱，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像样的商业项目可以再做，所以，我干脆什么都不干，定居在南都，好好修身养性。

我现在的气色总算要比原来圆润了许多，但和陶明比起来，那差得实在太远了。

有时候，我很羡慕有些锦衣玉食的国企人，他们似乎注定不用像我们这么拼命，在生意场上却总能占尽上风，永远处在食物链最高端的位置。

比如说陶明，以他在江控集团的履历，他这辈子见过的钱至少上百个亿。这些钱掙起来，可以把我身边的一大帮朋友全都压死！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暗自宽慰。

想想这二十年当中见到过的在商界滩头上累起来的一堆堆破碎的尸骨，我已经算是够幸运了！

2

聊了半天，始终没有谈到正事。

小王沉不住气了，几次插话，但都没成功。

这之前，我是打着报社的名义和陶明联系的。陶明也认为我是小王的领导，所以，他的心思全放在我身上。

我看情形，是时候谈正事了，便说：

“小王，你先跟陶总说说你的想法。陶总人也来了，看有什么能帮得到你的？”

“好的，沙总。”

小王按事先约定的称呼开口切进正题。

小王说，国家紧急叫停过国企搞 MBO，这几年“国退民进”也闹得沸沸扬扬，江控集团突然宣布这么干，这到底合不合法？对不对？

“既不合法，也不对！”

陶明提高了嗓门接过话。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已经不再是先前那样绵软温润，而像是一把铁锤重重地击在了铁砧上。

我暗喜：这下有戏了！

小王把他所看到的材料作了一个阐述。

他说了半天，说来说去，几乎全都是别人的东西，没有半点自己的唾沫在里头。

刚开始时，陶明还认真地听着小王说话，不一会儿，他的目光开始游移到包厢外面，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我赶紧打断小王，接过话说：

“陶总，小王他对企业不太熟悉，说了些外行话，你可不要太介意啊！我们报社几个领导都听过小王就江控问题的看法，同意他报的题，也同意拿出几个版面来刊登这篇文章。我们认为，报道江控集团 MBO，肯定会引起一定反响的，社会关心，有关领导也会重视。

“你刚才说，江控集团搞 MBO，既不合法，也不对。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希望能详细聆听你的高见。我们会做客观报道，不会注明消息来源，请你放心。”

陶明听了这话，微微一笑。

他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摞纸，搁在桌上，开始畅谈起来。

陶明大约讲了二十分钟，讲得条理非常清晰。

他每讲到一处关键的地方，就拿出一沓纸，那上头就有支持他这个观点的证据。

他每说完一个段落，就随手把刚才拿出的那一沓纸递给我。

我一边听，一边翻阅。

这些全都是江控集团内部文件的复印件。几乎在每页纸的上面，都画了一道道红线，圈圈点点，旁边还密密麻麻地写了些字。

陶明最后出示的是一张手绘的图，上面显示江控集团职工持股的股权结构。

这张图画得密密麻麻，分了六层，上下层关系都很复杂，线条勾来画去，架构中的每一个实体旁边都载明持股比例、主要持股人和实际控制人。

这张图我看得最仔细。按照这张图上面所画的和所注释的，整个架构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复杂，其实，最终的实际控制人也就那么三个人，即江控集团的三位最高领导。

陶明虽然讲得很简短，但句句是要害，我听得惊心动魄。

小王正埋头在做记录。

趁他还没记完，我又把刚才那几沓纸更加仔细地翻看了一遍，抽出那张股权结构图摆在最上面。

等小王一停笔，我稍稍思索，说：

“陶总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啊！要不是你这么一说，我们还真搞不清楚江控集团搞 MBO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感谢，感谢。我们一定在这个基础上，把稿子写得漂漂亮亮。初稿写出来之后，还得请你把把关，再正式刊登。”

我并不清楚小王的报社打算怎么处理这些让人看得胆战心惊的材料，但该说的话我还得说，至于小王他们是不是这样做，我就管不着了。

我接着说：

“刚才陶总一番话，我听得很认真，长了很多见识。

“我想这当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这张股权结构图，第二个是江控集团在操作 MBO 的过程中，涉嫌贱卖国有资产。

“看过这张股权结构图之后，我才知道，江控搞 MBO，实际上最大的利益是被江控集团的那三个人牢牢控制着的，他们吃大鱼大肉，职工最多是跟着喝一小口汤，有的可能连汤都喝不上。利益不均衡，分配不公平，群众有意见，职工要闹事，就像陶总刚才说的，是‘不对’。

“江控集团那三个人搞来搞去，但他们根本就买不起这么一大块资产，所以，他们只好做低资产，用很低的代价吞下江控，差不多就是‘蚂蚁吃大象’，到头来吃亏的是国家。这就是陶总刚才所说的‘不合法’。”

陶明认真地听我说这番话，两眼直放光彩，一个劲地点头。

我话音一落，陶明马上接过话，说：

“对，对，对。沙总不愧是沙总啊，我一说你就全明白了。看来你我真是有缘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

当时，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陶明带来的这些材料不像只是为这次见面专门准备的。就这么不到一天的时间，他再有效率，也很难准备得这么齐全。

陶明接着说：

“实不相瞒，我要是只考虑我的个人利益，还能拿到百分之五的股份（他指了指那张股权结构图）。我就是因为坚决不同意他们这样瞎搞乱搞，这样坑害国家，坑害职工，在江控的时候，我就多次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们这些人本事真大啊！为了不让我破坏他们的好事，他们竟然把我架空，大会小会都不通知我参加，还说我缺席，无组织，无纪律。最后他们干成了，在内部形成定案，也把上面的相关领导搞定了，就找个理由把我赶走。我现在已经不在江控，下岗了。”

提起这些，陶明一脸怨气。

我关切地问：

“那陶总现在生活不就成了问题了？”

陶明哈哈一笑：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

我说：

“那是，那是。陶总你可要挺住啊！”

我每当见到落难的人，时常就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常常会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过去沧桑、漂泊的影子。

我对陶明的关切，也溢于言表。

陶明看了我一阵子，向我伸过手来，半握了一下，又轻轻拍了拍我的臂膀。

他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感激。

五分钟后，陶明告辞。我把他送上了车。

他开的是一辆日产车，挂的是江东区下面一个地级市云江市的牌子，看样子，这辆车已经用过七八个年头了。

3

回到包厢，我对小王说了真心话：

“凭我的感觉，这个陶明的怨气可不小啊！他给你提供这么机密的内部材料，肯定是精心准备过的。这些人做事都不会是没有目的的，这个忙也绝对不会是白帮的。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还有，你要搞清楚国家和省两级国资委对江控集团这个动作的态度。如果人家都已经同意它这么做了，你再插

它，那不就成了以卵击石，自找罪受？千万要小心！不能到头来把自己给害了。”

我跟小王分析：

第一，陶明说江控故意借关联交易，搞乱资产关系，顺带流进“小金库”。试问哪家规模企业没有关联交易？你要是真抓不到它的把柄，它的每一笔关联交易都理由充足得很。不让搞关联交易，那江控下面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岂不就要饿死？江控那么大的盘子不就成了了一潭死水？陶明说人家把资产流进“小金库”，能拿出像样的证据吗？这是干审计的和经侦的人干的事情，绝对不是你小王可以做的！你拿不出像样的证据，那就是诬陷，是要倒大霉的！

第二，陶明说江控职工反对高层搞 MBO 闹事。那么大的企业，怎么没有职工闹事？有时候，职工闹得越厉害，可能反倒越是帮了那三个人的忙。

不用说国企，就是一般民企，职工也会闹事。闹事的原因，有时可以说得清楚，有时却是不清不白的。

最坏的一种情况是，他们成了“炮灰”，帮了股东或个别有企图的高管的忙。股东或高管通过策划职工闹事，施加压力，以便达到他们的目的。

企业明争暗斗几乎天天都有，比“无间道”还要“无间道”。在没有真正弄清楚情况之前，很难确定江控职工闹事的原因。

所以，老弟你不要一看到职工闹事就以为事情真的很大。其实这种事情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

第三，陶明说的一件事倒有几分真实。他说，江控把位于南都市的一块商业旺地评估值做小，不但不增值，还用递延折旧，搞了个资产减值。我真正看明白的，只有这么一件。你想想看，地价逐年在上扬，怎么可能会贬值？

但这里头，最好还是要找到江控集团的会计在财务报表中是怎么对这块资产的确认进行注释的。有可能会涉及会计处理方式的问题。会计可以不考虑它现有的增值部分，只考虑它作为固定资产的折旧部分。

你想想，你今天买进一瓶十年前酿的茅台，理论上讲，越藏，年头越久，越值钱，按现在的行情，一年加价一千块左右是有可能的。但你不能光想着藏它一百年，就能增值十万块钱，它有可能被藏坏了，变质了，被打烂了，贬值了，一年加不了一千块的价，只剩几毛钱了。如果你现在就马上按十万块的标准硬去衡量，那就大错特错。那只是一个还有没孵出小鸡的鸡蛋。

还有，我必须跟你讲清楚的是，看看江控集团的那张股权结构图，可不简单啊！从这个架构当中，至少可以看出，江控那帮热衷于搞 MBO 的人已经准备好了两套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当初开始酝酿吃掉江控的几个人，精心设立了两个实体，少数人在后面实际控制。它可以虚构股东和法人代表，只要解释得了财产来源，就不算违法。

当初，他们想利用这两个实体来作为主体，直接完成大部分收购。只是后来

他们可能自己也觉得这样做太露骨了，所以才建立职工持股这么一个收购平台，一步一步向最终实施收购逼近。

我想，上头对他们的举动不可能不知道。它毕竟有一整套完整的监视系统，把江控集团内部的一举一动尽收在眼皮底下。人家如果真察觉到有不对劲的地方，早就会采取相应的动作，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抓的抓，该问的问。上面既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说明江控就算有问题，也还是在可控制范围内的，大可以放心睡大觉。

退一万步讲，假设上面允许江控搞 MBO；我看主要是出于最大程度保存资产的考虑。

见过非洲鬣狗吗？那可是世界上最有组织、最具战斗力的动物。一旦锁定猎物，不管它是大象，还是弱小的动物，它们都会发动一轮又一轮的精准进攻，招招击中要害，最后把猎物嚼得连根骨头都不剩下！

玩好一家企业很难，真要搞垮它，实在是太容易了，就连傻子都会。

位置越高的人，越不是笨人。有时候看起来很笨的招数，仔细揣摩起来，倒有可能是最聪明的。

我掏心窝地把话全说了出来，是真心为小王好。毕竟他是我的人。我不希望他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蹚这趟浑水。

我埋怨他太不了解企业政治斗争，更不了解那些国企的人都不是吃素的，几乎个个都是企业政治斗争的顶尖高手。

小王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睁大眼睛猛看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我和小王交往这么久，很少像这次这样是拉长着脸说话的。我一直没拿小王当外人看，所以经常和他很随便，相处得像是两亲兄弟一样。

我想，也该留点时间让小王好好消化一下。也许明天一觉醒来，小王会想明白的。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多说别的，也不想再在云圃多耗下去。

云圃“幽会”总算结束。

我把小王送回去，然后拐到一间会所，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

第二天一大早，小王打来电话，说报社的选题已经确定，不做是不行了。

我说，那只好听天由命吧。

下午，小王又打来电话，说初稿已经写出来了，让我收邮件看一下。

帮人帮到底，反正事已至此，我就成全小王吧。

小王一向效率很高，出手极快。这次更是高效。三四千字的初稿居然已经写成。

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基本上还能自圆其说。

小王说：

“那得赶紧发给陶明看看呀。是你发，还是我发？”

我说：